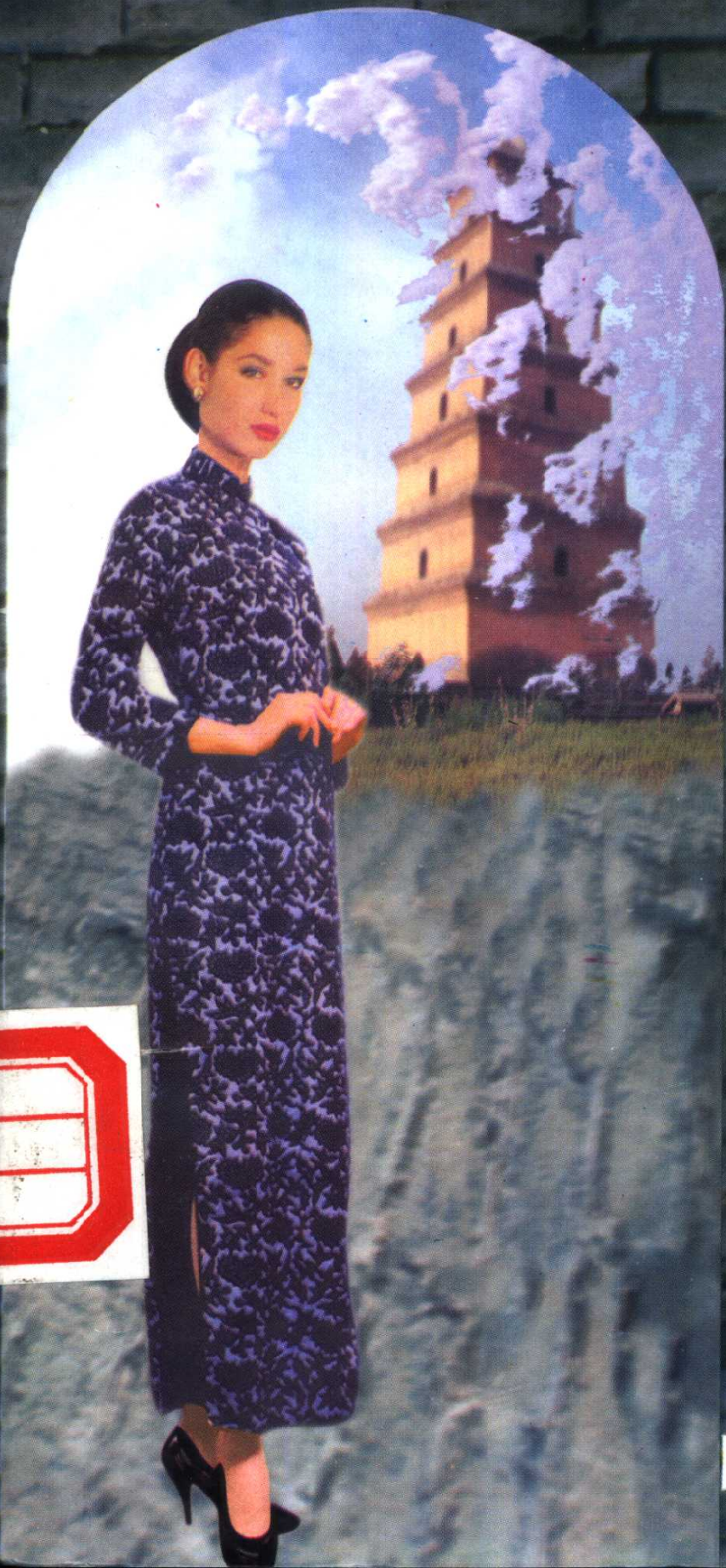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城悲歌

乔
犁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5

古城新迹

乔 犁 著

?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古城悲歌

作 者:乔 犁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责任校对:邢爱光

封面题字:任新昌

装帧设计:张 迅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长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西安市前进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322千字

印 张:14.25

版 次:199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1998年9月第1版印刷

印 数:10000

书 号:ISBN 7—5387—1268—2/I·1216

定 价:19.80元



家就是舍利

作者简介

乔犁，男，汉族，青年作家。《精华》杂志主编。1959年9月29日生于长安王曲，母亲为其起了个小名叫乃利，自己又给自己取了今天的这个名字。其上大学，做大学校长秘书，搞管理，在报社当记者、编辑。

乔犁特别喜爱泥土，其名足以证明这一点，自认为不才，却跟头牛一样，犟着要在文学这条道上走一生，他发表散文、随笔、报告文学、小说等百万余言，其中散文《野玫瑰》获跨世纪青年作家奖；《驾猿人》、《魂系黄土》两篇报告文学被中央电视台拍了专题；1995年9月代表作《古都》长篇小说问世，一时间名扬全国。《古城悲歌》是他又一部表现当代生活的最新力作。他真的像一头牛，永不停息地耕作着。《古城悲歌》刚刚落笔，他又不声不响地进入了长篇小说《卡厅长谈》的创作之中。其作品，使人读起来有一种哀伤感，沉雄浑厚感，语言凝练典雅，具有浓郁的西北风味。

内容简介

高一的身上充满着人情与悲壮，交错扭结的爱情像一团麻缠绕着他，一个“德”字捆得他无法觅到爱情的真谛……他身上积淀着千年精神痛苦和内心垂死的挣扎。

该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、深刻的内涵、冷峻的文笔、真挚的情感，揭示了主人公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与困惑。主编高一、尼姑兰儿、大学生燕子、富婆梁小莉，个个栩栩如生、血肉丰满、很显曲线，作品清新流畅，质朴如花。然而由于作者心里那股浓浓的情，深深的爱，整个作品里都在突出着“情”和“爱”字，字字句句无不在摇曳着读者的心灵，揪着读者的心，无不使读者荡气回肠，掩卷深思，心感沉重。

天要下雨，树要老，人生之路，不论是走得好，还是走得不好，人人都有走到尽头的这一天。

公元1994年7月21日晚8时整，巩盼的人生路走到了终点。她的尸体，股至胸部完全被白色的沙布裹着，面容是那样的平静、安祥。然而，细细看去，她的脸上却又像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和真诚的惋惜，她，在亲妹妹巩燕地嘶嚎声中，被几个护士送进了古都医院那无情的一点儿温暖都没有的太平间里。

巩燕的眼睛哭得像两个熟透了的桃子，又红又肿，怀里抱着巩盼从深圳用血、用泪、用恨、用耻、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行为挣来的20万元人民币，昏昏沉沉，心里负担特别沉重的被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拉到了西安医学院南，自己和巩盼曾经一起住过的那间小房子里。

一进那间房子，巩燕看到了巩盼生前穿过的衣服、吃饭时用的碗筷、刷牙时用的杯子、非常喜爱的沙皮狗及一同看过的书，她一点儿昏沉都没有了，大脑是那样的清醒，她的脑海里走进了高一、高一的善良、才学、美德及男子汉特有的气质……

巩燕又哭了，她哭这个房子里曾经住过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永远地走了，一个是下落不明，生死不知，她想起了高一对巩盼

是如何如何的好，而巩盼却又是怎样的没心没肝去伤害高一。

巩燕躺在床上，眼睛睁得和牛的眼睛一样大，一个人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，她非常着急地想着请谁来给自己帮忙出主意，想着想着，她又想到了高一，还是请高一帮忙，尽管巩盼是如此地伤了高一的心，可巩燕坚信，她请高一帮忙，高一是绝对不会不帮忙的。于是，她穿了衣裙，就去给高一打传呼，可就在她走到房东大门里，还没来得及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接一声猫嘶春的声音，像女人哀怨的哭诉，吓得巩燕毛骨悚然，说什么也不敢去打开房东的大门了，她回到了自己住着的小房子里，可是猫嘶春那哀怨的哭诉却还是不断地传进了她的耳朵。她钻进被窝，将被子裹得严严实实，连头都埋进了被子里，就这还不敢拉灭房子里的电灯，也不知道这只猫是有意和自己捣乱，还是纯属为了自己的求爱，满足自己的情欲，她哀怨的哭诉，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停止，直到黎明时分，那哀怨的哭声才渐渐地消失了。

猫嘶春停了，巩燕睡着了，她一觉醒来，已是中午12时多了。她打通了高一办公室的电话，办公室里的人说，高一已有一个多月没上班了，不知去向，燕子又打了几次高一的传呼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结果也没有一个回音，于是，她又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和传呼，结果同样是没有音讯。

巩燕找不到一个能给自己出主意的人，她自己决定，租一辆车，将巩盼的尸体运回老家。于是，她和一辆客货两用车的司机谈好了送一趟巩盼尸体的价钱，就径直去太平间里搬尸，然而，医院里有规定，凡是在医院去世了的人，必须得送火葬场去火化，否则尸体不得出太平间。没办法，巩燕只好先打发车走。司机将车向前开了几十米，又掉过车头，下了司机楼，向巩燕递过来一张名片。说：

“再需要车，请打我的传呼。”

“谢谢！”燕子接过司机手里的名片。

就在巩燕刚刚要离开太平间的时候，却被那看太平间大门的老头儿叫住了，他对巩燕说：

“你晚上12点来吧，让你把尸体搬出去，可是，得给1000元的小费。”

巩燕没说什么，只是看了老头一眼。

“嫌多？明给你说了吧，我快要退休了，得点小费，被领导批评一下我也无所谓，其他人，你给他们钱，他们怕还不敢接呢。不信，你改天来试试。”

巩燕又看了那老头一眼，说：

“今晚还是你值班？”

“是我值班。”

“那说定了，晚上12点我准时来。”

“没问题，那钱你可不要少带了。”

“不会少了给你的钱。”

燕子离开了古都医院的太平间，又去给高一打传呼，结果还是无音无讯，她翻开自己小小的通讯录，再给其他的朋友打电话或传呼，联系了一个下午，结果是只联系到一个小姑娘，当燕子告诉她让她来太平间帮忙时，她说什么也不肯来，燕子哭了，告诉那个女友，谁都没有联系到，就自己一个人去，那女孩子说什么都更不敢去了。

联系不上人，燕子在心里对晚上12点去太平间就有些害怕了。可是，再怕也得去。她向那司机打了传呼，告诉司机晚上12点，准时在平间门外等。

深夜12点，七月的古都，气温是那样的凉爽，月亮更是格外的明亮，巩燕和车，都准时到了太平间的门外。那老头儿从门里走了出来，说：

“钱带够了没有？”

“给。”燕子说着，将一千元塞进了老头的手里。

“稍等一下，我点一下钱。”

“不会少你的。”

“我想你不会，可是我还是数一下为好。”

没治，燕子就在门外等着。

速度还真快，不到二分钟时间，老头儿又走出来了。说：

“好，是没有少。看来你这个小姑娘还倒是蛮讲信誉的，现在你进去寻人吧，动作要快点。”

“就来了我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个寻法。”

“将盖子一个个抬起来看，哪个是你家人，你就快点搬哪一个。”

“我怕！”

“自己家里人有什么怕的。”

“我看到其他人怕。”

“算了，那我来帮你寻，可你得再给点。”

“再给多少？”

“再给五百。”

“老头，你心太黑了。”

“小姑娘，如果你要这样说话，你就一个人自己进去寻，我不要你的钱。”

燕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用眼睛看那老头儿一眼。然而还是说：

“五百就五百。”

“好，那先交钱吧。”

燕子又给那老头儿数了五百。

五百元又交了。老头咣当一声打开了太平间的大门。他在前，

燕子在后。

走进太平间，老大的一个房子，没有一个窗户，灯光是那样的亮，一个个棺材整齐地排列着，吓得燕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姑娘，是你家的什么人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老头儿说着话，回过头来看燕子，燕子却吓得不敢往他跟前去，离他有好几米远。

“你离那么远怎么看？来，到跟前来。”

燕子硬着头皮往他跟前走去。

“我问是你家什么人，是男的？还是女的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还没回答呢。”

“是我姐。”

“有多大年龄？”

“二十多。”

“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”

“是短头发。”

老头儿揭着那一个个棺材盖子，揭了好几个，却没有一个短发年轻的女尸。

“来，这是一个年轻短头发的。”

巩燕没说话，走了过去。那老头儿一个手揭着棺材盖，一个手扳过那尸体的头。说：

“看，看这个是不是？”

巩燕走到了跟前，只见那人年龄和巩盼差不多，有点像，可又有些不像，那尸体的脸是那样的黄，又肿得是那样的大，头发却是那样的黑，眼睛睁得是吓人的大。一瞬间，燕子的骨头和肌肉都往一起缩，满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“好像不是的。”

“你速度要快，以防被人抓住。”

燕子没有说话，老头儿继续揭着一个个棺材盖儿。巩燕紧随其后。

揭完了太平间里所有尸体的棺材盖子，把大约在30岁以下的年轻女短发尸体一个个全看了，却不见巩盼，于是，燕子让老头儿将刚刚才睁着大眼睛的尸体盖子再揭开，她要仔细的重新辨认一下。老头儿又揭开了那个棺材，燕子再次看着眼前的这具尸体，却越看越像，恐惧感也减少了许多，她让那人将棺材盖子抬高点，又看了一下尸体的胸部，最后她确认了这具尸体就是巩盼。

“请你帮忙抬到车上。”巩燕对老头儿说。

“你走前边，我一个人就行。”

巩燕害怕地走在了前边，那老头一个手抬着棺材盖儿，一个手抓住尸体的下巴向前一拉，尸体半截子就到了空中，他用膝盖顶住尸体的后背换了一下手，一个胳膊一挟，就将巩盼那硬梆梆的尸体挟了起来，然后咣当一声，放下了棺材盖儿，大步向太平间外走去。

司机打开车箱的侧面，早在外边等着。老头儿出来后，他一帮手，巩盼的尸体就放在了车箱里的担架上。又打好了车箱门子。

“快点走。”老头儿催促着。

燕子和司机刚上了司机楼，只听咣当一声，太平间的门又锁上了。

1994年7月22日傍晚，那辆客货两用车，将巩燕那颗沉重的心和巩盼的尸体一起从古都运回了老家。燕子从司机楼跳下车，家里的房门大开着，母亲头上包着一个白毛巾，正在忙着家务，巩燕大哭一声：

“妈呀！……”

巩燕哭着跪在了门里。

巩燕的母亲不知怎么回事，拾起身就急急忙忙地往门口跑，到了门口，却见门外停着一辆汽车，她又回过了头，来到巩燕的跟前，问：

“燕，这是咋了？”

“我姐……我姐……姐被车……”

巩燕的母亲听到女儿那结结巴巴的话语，抬脚就向汽车跟前跑，她扒着车箱一看，车箱里有一付担架，担架上躺着的是自己的女儿巩盼，当时，巩燕的母亲就顺着汽车箱溜在了地上，一时间哭不出声来。

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
巩燕一边哭，一边大声的喊着自己的母亲。

邻居的乡党们听到哭声，纷纷来到巩燕家里，一时间，屋里屋外，挤满了来看是怎么回事的人们，大家见邻居家出了事，不用请就来帮忙，他们抬下了车上巩盼的尸体，停放在两头两条木凳子，上边架一块门板的临时床上。乡亲们有的在劝巩盼的母亲不要太伤心了，有的就去巩燕家的生产田里叫巩盼的两个哥哥回来，一起商量如何埋葬巩盼的事儿。

心底善良，整天在农田里劳作的乡党们，当她们发现巩盼的尸体，从胸到肚脐眼全用的纱布给裹着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心里就嘀咕开了，他们问燕子巩盼是怎么死的，燕子无法回答。只是闭着眼睛哭。后来她只告诉了人们巩盼是被车撞死的。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巩燕的家里，一窝蜂似的向桃园方向涌去。

他们去桃园干什么？

原来，他们认为，巩盼不是好死的，变鬼也一定是个非常可怕的恶鬼。于是，他们就人人折了几个桃树条子，要插在街门上，起一个打鬼避邪的作用。

不长时间，巩盼的父亲也回来了，他看见女儿的尸体，和巩

盼的母亲一样，同样受不了这眼前残酷事实的打击，一下子也不省人事了。人们又开始抢救巩盼的父亲，巩盼的父亲刚刚被人们救醒，长长地哭了一声，这时，巩盼的两个哥哥也回来了，老大哭了几声，老二没有哭，他叫来巩燕，问巩盼的死因和几个月不见巩盼音讯的原因，当巩燕的二哥得知巩盼是跟人跑了和被汽车撞死的情况后，他大喊大哥一声：

“不要哭了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把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拉着摔到村外去喂狗去！”

老二说着，他就动手拉老大起来，要抬停在两条凳子上门板的巩盼。

巩燕的父亲急了，一扑抱住巩燕二哥的两条腿，跪在了老二的面前。他哭着说：

“老二，你不要这样，巩盼再不好，毕竟她也是你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娃呀……”

“她不是我的妹，我认她这样的妹，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，以后别人知道了她的死因，我还咋跟人在一起呢！”

“老二，就算是爸求你了，你不要这样，她已经死了，就是在家里放，也是有时间的，你……”

巩燕说：

“爸，……”

老二也放声大哭着跪在了父亲的面前，双手去扶跪在自己面前的老爸。

这时，巩燕门中的一个叔父，将巩燕的父亲，两个哥哥，巩燕全叫在了一起。他说：

“哥，事情既已发生了，咱们现在就只能说怎么处理这件事，你也就不要太伤心了，再伤心也是没有用的……”他劝了一会自己的堂兄，又对侄儿侄女们说：“老大、老二你们俩的任务不是哭

巩盼，更不是发牢骚大喊大叫的时候，你俩的任务是挨家挨户请乡党来帮忙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见一家家门上都插着桃树条子，话说到这儿，我想你兄弟俩也就明白了。燕子，你的任务，就是照管好你妈，不要让你妈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巩燕的两个哥哥和巩燕，又问：

“你们都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？”

巩燕和巩燕的两个哥哥都轻轻地地点一下头。

“好了，你们去吧。”

巩燕姊妹俩走了，巩燕的叔父在那儿又劝起了巩燕非常伤心的父亲。他说：

“哥，我知道你最心疼咧女子，咧女子也是咱家里最聪明的，可是事情已发生了，你再心疼，再爱她也是没有用的了，你也千万要想开点儿，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
巩燕的父亲虽然头向下点了一下，老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直从脸上通过脖子往衣衫上滚。

“哥，你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你这样伤心，身子骨搞坏了，其他几个娃的事情，谁来料理呢？他们一个个还都离不开你呢，你比我有本事，我劝你是劝不通的，你可要自己劝自己呢，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巩燕的叔父越劝，巩燕的父亲越是想不通，自然也就越伤心，他牙咬得咯咯响，身子颤抖得无法静止，老泪满面。

“娥子，叫爸也跟着你去吧……”巩燕的父亲哭喊着巩盼的小名。

“哥……”

巩燕的叔父和巩燕的父亲老弟兄俩都大声痛哭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燕子跑了过来，她哭着喊道：

“爸，我妈没气儿了……”

老弟兄俩听到燕子的急喊声，顿时停住了哭声。

“爸，我妈没气儿了。”

巩燕的父亲没有说话，从一个铁盒子里取出一个大针头，在女儿的搀扶下，来到了巩燕妈所在的这边房子里。他和堂弟、燕子一起将燕子妈摆平放在炕上，然后将胳膊、腿也都伸展开来，巩燕的父亲说：

“燕，你叫你妈。”

“妈、妈、妈……”燕子声音不大，不停地呼唤着自己那可怜老实的母亲。

巩燕的父亲又吩咐巩燕的叔父用指甲掐巩燕母亲的指甲尖儿。自己就用那个大号针的针尖扎巩燕母亲的人中，他扎一下，放一下，又扎一下，又放一下，鲜红的血从拔去针的针眼里流出来，像一个个赤红的珍珠。

不见巩燕的母亲缓过气来，巩燕的父亲对巩燕再次说：

“燕，大声叫你妈。”

“妈、妈、妈……”

燕子这时已到了不是叫，而是连哭带喊着不停地呼唤自己的母亲。

巩燕的父亲扎针、叔父掐指头，燕子叫，可十几分钟过去了，却不见巩燕的母亲醒过来。

巩燕的父亲对巩燕的叔父说：

“这回严重了，你出去在路上挡车，赶紧往县医院里拉，一定要快。”

巩燕的叔父点了一下头，放开巩燕母亲的手，就赶紧往门外走去。

“爸，我妈她……”

“燕，我娃不要怕，你不停地叫你妈。”

“妈、妈……”

燕子冷静了下来，她不哭了，眼泪挂在脸上，一声接一声地叫着自己的母亲。

就在救呼巩燕母亲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的时候，巩燕的母亲嘴动了一下，巩燕的父亲说：

“燕，大声叫你妈。”

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
燕子叫着叫着，她的母亲终于醒了过来，她眼睛一睁，猛地拾起身坐了起来。

“娥，娥，娥……”

她大喊着巩盼的小名，就往坑下溜，劲非常之大。

“妈，妈……”燕子喊着母亲。

燕子妈似乎听不到燕子在叫自己，她只是喊着巩盼的名字往下溜。

巩燕的父亲看着巩燕妈的这种情景，他的老泪又流出来了。说：

“她的神经出毛病了。”

“会吗？”燕子问她的父亲。

巩燕的父亲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爸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“燕，你再叫你妈。”

“妈，妈……”燕子脸上挂着两串泪珠，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母亲。

巩盼的叔父出去了不长时间，他挡住了路上的一辆面包车，给司机说了几句好话，司机同意了将病人送到医院的请求，他将车开到了巩燕家门口，大家齐动手，把巩盼的母亲抬上了面包车，汽